

資治通鑑



PDG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端明殿學兼翰林侍讀學王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華書院兼崇福宮上莊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實封官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紀三

起著雍執徐盡上
章數將凡三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中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元嘉五年春正月辛未魏京兆王黎卒 荆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修治治直吏翻左光祿大
夫范泰謂司徒王引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謂引及弟曇皆居權要彭城王帝之次弟宜
徵還入朝共參朝政朝直遇翻引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引上表引外遜位帝不許 秦商州刺史領澆河太守
姚潯叛降河西以潯遇領商州而守澆河也流堅堯翻降戶江翻
千討之帥讀曰率騎寄翻二月嵩爲吐谷渾元緒所執 魏改元神䴥麌居牙翻壯鹿也以麌神鹿改元魏書靈秦王熾磐以尚書集嵩代潯帥騎三
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勿翻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疫死
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上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夏主
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鈔楚交翻將即亮翻秦王熾磐以尚書集嵩代潯帥騎三
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灋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王爲司空奚斤封宜城斤曰今
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冠遊逆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
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騎奇奇翻頡曰今歛諸將所乘
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猶而無謀好勇而輕
猶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陳讀陳輔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

七萬戶于安定以都之四年二月魏軍與後禪

考異曰十六國春秋鈔云承光三年五月戰于黑渠爲魏所敗昌黎軍至定城潰昌黎秦州
紀傳不同今從後魏書

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餘衆數萬騎還至

定小字直猶夏王勃第五子大赦改元勝光三月辛巳赫連昌至

平城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

給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乘輿語妻七細謂常忠將軍賜爵會

公外翻以安頡爲建節將軍賜爵從才與之置竒共丞更深入山間昌

西平公尉眷爲寧北將軍進爵淵陽公魏主常使赫連昌等從左右
百勇名者爭或以爲不可愧主曰天命有在亦可所懼觀遇如初

用韜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黎
奚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禽

系有男名詩將后以爲不可。魏王曰：天子有天下，何不以爲帝？

清蓋欲循徑水而進斤不從自此道邀其走篠

馬鬃山同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

少詩夏主乃分兵邀斤前

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爲夏所擒。去年魏遣劉拔與斤共擊夏。

考異曰宋索虧公以妹妻之昌弟

傳元嘉五年使大將吐伐斤西伐長安生擒郝連昌于安定封昌之
史設伏於隴山彈筭谷之北在龍上吐伐斤乘勝以騎三萬討之史

韓世忠所盡其數之率衆東還復之又自攻不克乃分軍戍大城而還今做首領平定叛者王延人姜子俊扶

從後魏書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權、將即夏侯觀、人三子負所二姓、人守其眾真蒲反以平之

行持下復出夏人復取長安

魏主大怒，命安故車丘堆代。其衆銳精，以打之亮翻。又云：「魏主大怒，命安故車丘堆代。其衆銳精，以打之亮翻。又云：「

四月癸巳還復詔和於叢叢三以詩
敕 五月秦文昭王戰盤卒太子暮

平陸縣自漢以東屬平郡復勘王

引遜位復扶

得已六月庚戌以引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甲寅魏主如長川

魏書帝紀泰常八年築長城於長川之南

武平陵廟號太祖奉至暮年以右丞相元基爲侍中相國都督中

外諸軍錄尚書事以鎮軍大將軍河州

河內治格罕之孫曰者徵安北將軍涼

州刺史段暉爲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
平宣之平一勞力于立奇之平宣之

鎮樂都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爲鎮北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
王西乎宣西乎宣大司馬封爵宜河王。玄孫同秦受茂秦

將軍木弈平爲尚書令車騎大將軍
西平西平太守與承謂之曰殿下告

以征南將軍吉毗爲尚書僕射衛大將軍河西王蒙遜因秦晉作
毛叔樂都則西平公爲殿下的直房。毛叔樂請服下明主之所疾。裴家

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

元基自抱罕鼓樂都樂音洛

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

其水道城中飢渴死者太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

譟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

帥讀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

成都爲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

成都爲秦禽事見一百十九卷

吏翻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

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既而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千匹及錦罽

銀繒

計增慈林翻

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

魏主還宮

八月復如廣寧觀溫泉

水經註下洛縣故城魏冀州廣寧郡治魏土地記下洛城東南四十里有橘山山下有溫泉泉上有祭堂影舊華宇被于浦上石池吐泉陽陽其下炎涼代序是水灼焉無改能治百疾赴者若流復扶又翻柔然紇升蓋可汗遣其子將萬餘騎冠魏邊

統戶骨翻可讀從刊入聲

音寒將郎亮翻騎奇寄翻

魏主自廣寧還追之不及九

月還宮冬十月甲辰魏主北巡壬子畋于牛川

秦涼州

牧乞伏千年嗜酒殘虐不恤政事秦王暮末

遣使讓之千年懼犇河西

秦河西王暮末也

暮末以叔父光祿大夫沃陵爲涼州牧鎮湟河

徐州刺史王仲德

遣步騎二千伐魏濟陽陳留齊陽縣漢晉以來屬陳留郡此時陳留郡治沒備杜佑曰濟陽縣故城在曹

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宋書仲德傳闕又宋書南史本紀比史本紀及宋魏諸臣列傳魏劉裕傳宋索虜傳皆無是年王仲德等伐魏事唯後魏本紀有之今從之

考異曰後魏紀云淮北鎮將按南史仲德時爲

丁零鮮于臺陽等一千餘家叛入西山

三年改曰定州西山即曲陽西山也

魏主珪

皇始二年置安州于中山天興州郡不能討聞月

魏主遣

鎮南將軍叔孫建討之十一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魏主如西河校獵

河水逕漢雲中橫陵縣西南

平城在其東北故謂之西河

二月甲申還宮河西王蒙遜伐秦至磬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

出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

將即亮翻奇寄翻

祕書監謝靈運

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上唯接以文義每侍

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名位素出靈運下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入

不入朝不直也曇

或出郭遊行且二百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意諷令自鮮靈運乃上

徒含翻朝直通翻表陳疾上賜假令還會稽假居許翻

而靈運遊飲自若爲灋司所糾坐免官

是歲師子王利利摩訶及

宋紀 太祖文皇帝

天空迎毗黎王月變皆遣使奉表入貢表辭皆如浮屠之言南史師子國天空旁國也其地和邇無冬夏
初轄黎斤陀利婆黎等國皆事佛道利蘇摩黎

古牙湖又居伽翻使疏吏翻

魏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卒無風歷事拓跋氏四世

州錄楊州及尚書事也

六年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州錄尚書事也

武帝永初二年加京口之徐州曰南徐淮北之徐

楊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但曰徐南徐領南東海南琅邪晉陵義興南蘭陵南東莞臨淮陵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昌南濟陰南瀘陽南泰山濟陽南魯郡等郡引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佐吏朝直遙翻引

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遠在頤雷翻由是義康專據内外之務為義康專擅又以撫軍將軍

江夏王義恭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刺史

荊州刺史

以侍中劉湛爲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帝與義恭

書誠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降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感

致王業之艱難而尋解爲治之理也傳曰其父折薪其子不克負荷易以致翻荷下可翻又音如字

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滯疑也積也

意所不

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子矯性齊美西門豹性剛急

董安于性寬緩常佩韋以自繩常佩韋以自繩

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二年

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陸德明曰

萬若能自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謂鳥舍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謂荆江左

州爲西楚

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

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

斷之明謂丁寧翻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良少詩沼翻

良少詩沼翻

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詳觀宋文帝比書則

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易以鼓翻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

漁獵一切勿爲蒲謂參佐爲佐供用奉身皆有節度竒服異器不宜與長長十丈翻又宜數引見佐史佐史當作佐

今知兩翻

更晉宋之間音

藩府率謂參佐爲佐

史數所角翻下同

夏酒泉公雋自平涼奔魏墮戶江翻魏主赦之故其去入

江左之治稱元嘉良德扶又翻

西山之罪

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平執太守麴承蒙避去年二月秦王暮末立妃梁

攻西平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

比必
寐都
騎奇

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

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崔浩之料宋人審矣。帝後屢出兵爭河南，卒以自弊。吳昌黎不肯取魏徐、州，正慮此耳。

何以言之？以劉裕之

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

事見一百一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將即亮翻下同。

號哭之聲，至今未已。

高翻戶號

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鬪虎狼也。

馬子曰：駒犢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

妹渤海南來，冠鈔交錯。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牡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

賈同：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柰何止之？

冠謙之謂浩曰：

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先悉薦翻使疏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

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東南澤國也，故詆自救不暇，夫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

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

庚寅，魏王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

守手

是

又翻魏書官氏志獻帝次弟爲伊婁氏，又有乙那妻氏，後並改爲婁氏。

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峨山，同會柔然之庭。

平涼東城縣其地當在黃河南又涼州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王敬引固讓尚書令表求還東。還從宣翻，又癸巳更以敬引爲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聽其東歸。自建康歸會稽爲東歸。

丁未，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粟水。粟水在漠北近稽落山，有蒙將軍寶憲故壘在焉。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去。訖下用翻音寒怖，普布翻莫相收攝，攝錄也。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去。

沒翻

眾欲就其兄遇長孫翰，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夏主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侯尼城在河西水經註，屬西白石縣東有罕开溪，又東則抱罕縣故城，抱音瘠，开苦堅翻。

不敢進而還。河西王蒙遜伐秦，秦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抱罕，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開谷以應河西。水經註，屬西白石縣東有罕开溪，又東則抱罕縣故城，抱音瘠，开苦堅翻。

有治昌郡亦

西安太守莫耆幼眷據汧川以叛此汧川非扶風之汧當亦

暮末討之爲幼眷所敗敗

邁翻還

于定連蒙遜至枹罕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吐谷渾

王慕瓊遣其弟沒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沒利延即慕利延沒葉

大破之柔然紇升蓋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畜許

園水七百餘里羌同都翻又土故翻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

勢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二十餘萬落鈔莖交翻種章勇

澤亡慮數百萬字通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耶讀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冠諫之以崔浩

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秋七月引兵東還至黑山以所獲班賜將士有差既而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彼

義聞魏兵至不知所爲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無人統領墮渠相去百八十里

追兵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扶又翻魏主深悔之紇

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魏收曰敕連

武都孝昭王楊玄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

難當固辭請立玄子保宗而輔之玄卒保宗立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保宗自稱都

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爲後保宗難當爭

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于秦使疏秦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母弟普提爲世子

名其子梵言菩提華言正道也菩薄平翻暮末以興國爲散騎常侍散悉壹翻騎奇寄翻下同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七

漠南聞高車東部屯已尼陂北史烏洛侯國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己是大水所謂比海也烏洛侯直濡源西北巴尼陂又當在其西北也人畜甚衆去魏軍千

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

將即亮翻降

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

濡乃官翻

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

貢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皮爲之價賤

爲于僕

同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鋌於醉器中醉與醋同夜倉故翻

有所見即以錠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

也食样

魏主

必爲之舉

筋或立

嘗而還

口滿其味也

魏主嘗引浩出入卧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相

考著忠二世

從干

及帝爲三世

故朕引卿以自近

新翻鄉宜盡忠規謙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

言避諱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

廷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也

細也帥所類

謂庭鳥黃翻

然其智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

尚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秦王暮末之弟軻殊羅

蒸於文昭王左夫

人禿髮氏

下注上暮末知而禁之軻殊羅懼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奉沮渠興國以犇河西

余胡使禿髮

氏盜門鑰鑰誤門者以告暮末暮末悉收其黨殺之而赦軻殊羅執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

鞭暮末怒剗其腹投尸于河

夏主少凶暴無賴不爲世祖所知是月畋于陰槃

安定舊屬京兆櫛坂地

形志屬平原五代志平涼郡平涼縣有奇藍

郡注又見前登奇藍山山漢涇陽縣故城在平涼縣南

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

之事乎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方沒河北地闇

見賢通

魏主西巡至祚山

則

魏主

還宮壬寅大赦癸卯復

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瓊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庚子魏主還宮壬寅大赦癸卯復

如廣寧臨溫泉

復扶

二月丁卯魏陽平威王長孫翰卒

戊辰魏主還官

帝自踐位以來有憤復河

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

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

駐堅堯翻騎寄

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

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

衛翻義欣道憐之子也

道講武帝之弟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

使謂告

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

魏取河南見一百十九年

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

毅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欲成相避須冬寒地淨河水堅合自更取之甲午

以前南廣平太守尹沖爲司州刺史

以朝陽縣境爲實土屬雍州

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爲衆軍聲援以

亮即

游擊將軍胡藩成廣陵行府州事

庚昌壬寅魏封赫連昌爲秦王

魏有新徙敕勒千餘家苦於將吏侵漁

呂翻繫等固請不已乃聽分徙三萬餘落于河西西至白鹽池

五原郡有白鹽池黑鹽水經註河水自朔方屈南過五原縣西

安原屯悅拔城以備

之癸卯敕勒數千騎叛北走繫追討之走者無食相枕而死

任翻之魏南邊諸將

鮮卑亮翻下同表稱宋人大嚴

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

先悉薦翻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

絕其鄉導

細讀曰嚮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當然猶言

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

天地之性西北高而東南之地卑濕南下故東南之地卑濕

守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

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

事見上卷

四年北破蠕蠕

事見一百七十一卷晉安帝

上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

交翻楚皆營私計爲

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

爲于僞翻後扶又謂下乃復復叛同所部兵少

少詩沼翻乞簡幽州以南勁兵

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

欲就漳水造船分布河津以備宋也

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督勅韓

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

賴翻誘音西

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

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

騎奇寄翻

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懼於滅亡當悉發

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却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

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織利小才止能招今輕薄無賴

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

事見一百七十二年說輸尚翻

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

義熙十二年說輸尚翻

前台通鑑

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 太祖文皇帝

五

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復扶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楊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

揚州於辰在丑而是歲在午丑爲金庫午爲火金故爲自刑

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太白與集也宿音秀

冠亂翼軫楚之分野屬荊州太白未出不利進兵太白與集也宿音秀

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見賈翻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

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魏道武帝天興四年置相州於鄴相

息亮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秦乞伏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有

怨言秦王暮末皆殺之暮末淫刑以逞衆叛親離不亡得乎

夏四月甲子魏主如雲中勑勒萬餘落復叛走復扶魏主

使尚書封鐵追討滅之

六月己卯以氐王楊難當爲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

昌古翻魏主使平南

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

吐谷渾王慕瓊將

其衆萬八千襲秦定連璣古回翻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

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滲

滲所禁翻文曰水下遠

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

須昌縣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東平郡杜佑曰鄆州右須句

國漢爲東平國地治須昌縣漢無鹽故城在今縣東平國

故城亦在縣東

乃泝河西上上時掌翻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

四鎮金墉虎牢滑臺

臺礪破少詩沼翻戊子魏礪破成

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爲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

陽平王鎮鄴爲諸軍節度超密太后之兄也

歷陵如翻冀州漢末所置治信都定州春秋鮮虞國戰國爲

州天興三年改定州相州春秋晉東陽之地戰國時爲魏邑晉時趙王石虎自襄國徙

都之謂道武咸後燕至鄆欲立州訪於羣下對者曰昔河壘甲居相宜曰相州道武從之庚戌魏洛陽

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驥預之玄孫也杜預初

北土情僞諸烏必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欲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

來豈可以爲憂乎又翻復扶

甲寅林邑王范陽邏遣使入貢使疏

自陳與交州不睦乞蒙恕宥

林邑自范文以來

功

南

胡

虜

魏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西

東

北

南

世與交
州交兵

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

冠古玩

領戶結

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

河攻治坂與頡戰

將即充翻

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楊王大毗屯河上

以禦彥之

燕太祖寢疾

蒸王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於內殿屬以後事

欲翻

九月病甚董而臨軒命

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

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閻寺傳問而已

省悉景翻齊東成日

諸寺之

言侍也翼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

見賢遍翻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

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引

引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

被皮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閣引

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

踰闈而入至于皇堂射殺女御一人

射而亦翻鄭康成曰女御

太祖驚懼而殂

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

太祖驚懼而殂

引遂即天王位

引字文道少弟

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太行崩背

昔蒲妹翻太子不待疾羣

公不奔喪疑有逆謀

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也

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扣門入者進陞

二等陞階級也

太子翼帥東宮

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引遣使賜翼死

師讀曰率使疏吏翻

太祖有子百餘人引皆殺之

謚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

谷陵

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

鄜城鄜城在漢上郡界魏後置

平西將軍始平公陁歸等擊

兵將伐夏

治直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

言在河之中流捨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

山東矣

此山東謂太行山

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

和戶共窺大國

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

臣始謂義隆軍來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

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

停尼耕翻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

殘根易摧易以

翻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

曰卷讀

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

宋紀 太祖文皇帝

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申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

拔音反

建之子也

王

佐魏主珪

取中原

秦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民流叛者甚衆

冬十月以竟陵王義宣爲南徐州刺史猶戍石

頭義宣先戍石頭而南徐州鎮京

治渾昌

郡時

頭口蓋帶刺史而猶戍石頭也

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

攻金墉金墉不治既久

治直之翻

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

威秦還其鍾虜於江南

虞音巨

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給之曰金墉城已修

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禦之

將即亮翻給蕩奇寄翻

大功既立產鍾未晚聳夫從之

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

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

沮在呂翻復扶又翻上

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

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

東平西北岸

七女津當在

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

與龍驥將軍陸侯進攻虎牢

陸侯驥思將翻

辛巳拔之尹冲及榮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

降戶江詔

云模挑節不降投墮死按後魏書模仕魏爲武城男宋書誤也

秦王暮末爲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聞請迎於魏

闕徒賢翻魏人

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於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

帥讀曰率考異曰後魏乞伏國亡

宋氏胡傳云茂蔓聞赫連定敗將家戶及與國東征欲移居上邽今從十六國春秋至高田谷

高田谷當在南安郡界未及至上邽也

給事黃門侍郎郭恒謀劫沮渠

考異曰後魏乞伏國亡

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

指小登翻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

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

自花川主

西平枹罕皆乞伏氏故地晉孝武帝太元八年歲在癸未乞伏國乞其地也

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主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

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

趣七喻翻

夏主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

夏主

平涼與弼遇弼僞退以誘之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誘音西

夏主追之

魏主使高車馳擊之

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

還走登鶴觚原

鶴觚縣前漢屬北地後漢晉屬安定有鶴觚原唐

天寶元年改曰靈臺縣屬涇州鶴觚山俗音孤

爲方陳以自固

陳讀曰陳魏兵就圍之壬

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卒下同

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

濟河而南到彥之間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晉諫之以爲宜使竺

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

濟子裕同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濟臺坐夜成業嘉惠宣朝廷受任之旨邪
濟翻當受當作授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垣苗邊將也武帝西征長安令苗鎮河濟之會俗謂之垣苗城祖子孫三世皆著功名於邊垂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

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

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

過濬縣西界安陽南流水也東北有濟之源曰濟水又北流之謂濟也朝鮮生迷征記曰清河首受淇水北流濟或謂清即濟禹貢濟東北會于汝今枯渠源巨澤則濟北則清水與汝會也京相者曰今濟東可東比有女清亭即春秋所謂濟者也是濟水通濟之源也

會也京師日今濟東北流故有古濟水之名者也水道得濟之目焉亦水色深用蒹厥彌是故威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即此水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

步超彭城喻翻空靈秀棄須昌南弃湖空青充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亮翻舊義欣

秀鋗還者義斤不從魏兵攻濟南治歷城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徒曲阿立武進縣屬晉陵郡南渡後屬南東海郡今臨邑縣集以二吏署兵開城門眾刃械殺之莫悉可至文王之子一十八

奔牛青城萬歲諸鎮皆其地委眾大集承之便僕兵開城門衆曰興廢我寡奈何轉敵之甚承之曰今題于寫成事，言烹吉夏不弱公爲所暑惟當見僵以待之耳復扶又翻愧人疑有伏子朱川承之蕭道

守窮城，日危急，未得一弱小，若所蒙，而官兵強以待之。正見賢遍，翻委人矣。有仇兵遂引去。
成之父也。

續定國夏三夏日斷其力主管翻人馬食沙西夏三弘界一裹角原委正衙將軍兵看鑿之夏東大中竹翻創初收其餘衆驅民五萬西保止即愧人雙慶生之弟冊

楊公烏視拔武陵公薨及公疾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覆東平、弘、斗、穰城奔長安區

略數子家西奔上邽
戊戌魏叔孫建攻益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成即東平

縣城也杜佑曰濮州范縣昌大失士會之退已亥魏主如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

賜復七年 疏於用翻復方目夏龍西守將降魏將即亮翻降戶江翻

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畧之美於

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
魏未得青州也使建

督諸軍

以爲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寧太守焦遺爲主魏收地形志廣寧郡治龍西郭縣審當作寧寧縣後漢所置唐爲渭州龍西縣地遺不從乃刦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爲主五代志平涼郡百泉縣後魏置長城郡帥衆攻南安暮末請赦於氐王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奔還廣寧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遺號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引農楊顯以郡降夏晉武帝分天水置略陽郡降戶江翻下同民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爲盛藩苟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之翻引河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引肥河之水入芍陂也復扶又翻辛酉以長沙王義欣爲豫州刺史鎮壽陽壽陽土荒出降魏克平涼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陘侯曹魏置關中侯有爵未有邑猶秦漢之關內侯爵級在列侯下拓拔賞豆代田自關中侯進爵井陘侯則有邑矣而亦非君有實土也陘音刑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將即見同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爲宰士使負酒食以從宰士掌膳飲以斤敗軍失身辱之也時魏有宰官尚書宰士蓋其屬也從才用翻王斤驕矜不灑信用左右調役百姓調徒爭斷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治直之翻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下戶曹魏置尚書二十三郎庫部其一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爲北高平太守南高平郡儕郡也屬南兗州北高平郡古郡也屬兗州治湖陸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共盛及敗還委棄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爲于自南北分治名以其封略之外它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爲荒外降戶江翻坐徂卧翻上問尚書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曹魏置尚書二十三郎庫部其一上旣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琛和之曾孫也顧和見九十卷晉元帝大興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引並錄尚書義康意猶怏怏快於兩翻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引弟曇首居中爲上所親委憲不悅引以老病曇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治直之翻曇首勸引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一千人義康乃悅曇徒含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朝散大夫右諫議奏充集賢院脩撰西臺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千員食實封陸佑賜紫金勳司馬光奉勅編集

宋紀四

起重光協治盡猶
大淵獻凡五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下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元嘉八年春正月壬午朔燕大赦改元大興

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

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

魏收官氏志獻帝命
叔父之裔爲乙旃氏

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

擊大破之

帥讀曰率驍堅
亮翻騎奇寄翻

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煥庫結

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置濟州治城濟子禮翻

夏主擊秦

將姚獻敗之

將即亮翻
敗補邏翻

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衆一萬攻南安

去年暮末保南安
去上卦

城中大飢人相食秦侍中

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

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夏

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

乞伏氏四主四十九年而
滅魏初觀翻降戶江翻

並沮渠興國送於上卦

興國爲秦所禽見上
卷六年沮子余翻

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

太子司直
焦楷翻

夏主擊秦

是官當是二趙燕秦所置
唱大義以殄寇雠見賢遍翻

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

謂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爲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于

白如翻
楷不能獨舉事亡犇河西

二月戊午以尚書右僕射江夷爲湘州刺史

檀道濟等進至濟上

濟翻

下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

歷城縣自漢以來屬濟南
郡宋爲冀州刺史治所

叔孫建等縱輕騎邀

其前後焚燒草穀

耕奇翻
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

領戶魏主復使楚兵

將軍王慧龍助之

復扶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共食之

辛酉魏克滑臺執脩之及東郡太守申

謨東郡自漢魏以來治白馬滑臺之地也

夏獲萬餘人謨鍾之曾孫也

申鍾見九十五卷
宋成帝咸和九年

笑西魏王還平城大饗告廟將

帥及百官皆受賞戰士賜復十年

賞北伐柔然西伐夏南禦宋之功也將即光翻帥所類翻復方日翻復勿事也下復境同

於是魏南鄙大水民多餓死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贊聖明所在克殄方難既平

難乃旦翻

於是魏南鄙大水民多餓

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徧遭水害應加哀矜以引覆育

覆敷又翻下米覆同

魏主從之復境內一歲租賦

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凶懼將潰

降戶江翻幽詩拱翻

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

量音良少詩

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

破皮義翻

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

委鎮保險

宋青州治立平昌郡五代志密州膠西縣舊曰熟脈置平昌郡積子晉翻凡指所聚之物

思話坐徵繫尚方

燕王立夫人慕容氏爲王后

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

勢究極變

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侍

散悉重翻以王慧龍爲榮陽太守

置

守實以虎牢爲重鎮按魏書官氏志高宗太安三年始以諸部議軍各爲太

初帝之遭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

河

歸終謂事

怖固諫

勢究極變

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爲諸

守蓋是時惟以榮陽太守命王慧龍至太安三年遂悉改之也守式又翻

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

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

莫陽太

騎奇寄翻

莫陽太

楚之時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

璽斯氏

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

仲竹翻

介意帝復遣刺客呂亥伯刺之

復扶又翻

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綯千匹亥伯誅爲降人

降戶江翻

求昇人有

昇必郢翻

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

屏必郢翻

亥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

爲于偽翻

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亥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